逸史

卯

113
511
5

門イ13
511
5

逸史卷之四

奥陰逸史氏同關子　撰

大正十五年十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寄贈

天正六年戊寅
至十年壬午

○凡五年

○六年戊寅春正月　詔敘右府信長正二位敘世子信忠正三位右府憂朝廷歲時諸儀多廢缺獻貲舉行尼子勝久因羽柴氏求入雲與舊臣山中立原等募兵二千自京適播進取上月二月　大君改城濱松尼子氏患糧乏且聞備師將出棄城而退備人復入守之羽柴氏廼率兵二萬圍之數匝守者乞降秀吉悉縛而焚殺之秀吉以城當備作之衝難其守山

中幸盛勸勝久以請許之勝久畢集遺臣以騎二千
戍之三月　大君自將入駿攻田中守將依田信蕃
固守不克而還十三日越後侯謙信卒年四十九謙信爲
治傷於嚴酷任意殺戮人不自安然性廉而重信善
用兵是以開拓土境併二越能佐分賀飛上毛威令
遠布四隣畏憚及與江有釁遂有爭衡中原之志乃
將大舉西上治嚴已定病風暴卒云
遥史氏曰兵家之祖述謙信氏猶信玄氏也然謙信
氏之用兵行威一出乎意匠未嘗有成式後嗣亦罔
攸論著焉今名其兵書蓋皆係僞撰予嘗徵諸羽藩

文獻者如此爲容者之托笠原猶且忘意增損失其
眞者多矣矧初亾所據乎要不足信也謙信兵法世
多有之故予揭斯說以祛惑矣
初謙信因武事佞佛歲時每修法會以祈冥助持戒
終身因以亾嗣以相侯氏政弟爲子命以己舊名曰
景虎又收姊夫長尾政景孤爲子曰景勝寵秩相匹
及卒二公子爭立景勝在春日山上杉氏治所景虎出據
北河國人樹黨相攻越後大亂景虎請救于相相侯
怯懦許而不出江侯乘越後釁遣神保政武帥師伐
越中三木播城主別所長治畔江與羽柴氏絕長治

三郎景虎初名氏秀
越前守政景喜平次景勝後會津中納言
越中守政武江侯妹夫

赤松氏庶族累世以武顯於是四近城堡皆應之播侯秀吉圍三木分兵攻略諸城接戰不決秀吉一日出一戎服連環徽號顧衆颺言曰勇兼人者吾將授之皆相視未言脇阪安治進曰臣雖駑願得之秀吉笑與之及戰安治刺一騎將馘之而反曰以報疇昔之賜安治徽號桔梗花遂更爲連環云浮田直家乞師于藝欲共殪尼子氏夏四月毛利輝元親將次松山備中令元春隆景勒諸將進軍于狼山播分兵圍上月直家命諸將會之兵總七萬羽柴秀吉留諸將當三木自救上月織田右府使荒木村重助之兵總四

甚内安治後中務少輔

萬抵高倉山播隔熊水而陳持重不肯出右府更發兵四萬令瀧川一益明智光秀筒井順慶將以援之五月　大君復伐田中亦未得志而罷右府又遣世子信忠公子信雄信孝帥兵三萬爲秀吉後援藝侯益峙糧食築長圍爲久屯之計六月藝師涉熊水與江師戰于高倉山下江師不利右府料其不易敵喻信忠避銳江師退次書寫山播信忠信雄轉圍別所氏屬邑神吉播信孝圍志方播踰月皆下之藝師攻上月益急尼子勝久力屈秋七月自殺出其人城陷立原久綱奔江山中幸盛就囚尋見殺八月信忠案

視三木列鄔壁命諸將守之令秀吉統之而還初備
侯直家心持兩端藝師之出稱疾不親會之藝人多
猜直家聞江師滋至乃發間使送款於信忠及江師
既退上月不守稱疾瘉如藝師賀捷藝人或請拘之
元春欲許之隆景曰釁不可從我啓焉乃罷歸直家
請享二帥於八幡城（備前）欲伺間以圖之先期或告藝
人曰八幡之饗帷有甲矣元春隆景蓐食而發留使
者令謂之曰聞之道路公欲以二人之元爲上國之
獻以戎事之未復命於寡君也敢辭享如追貽以一
矢敢不唯命是從直家乃決意即江初界府藥戸小

小西清兵衛晩号壽得又作如清

西壽得資富而老于京師善於江諸權貴羽柴氏微
時每館於壽得氏深德之壽得子彌九郎爲岡山賈
人義子有機警亦嘗與羽柴氏狎直家遣使者于京
師价壽得行貨於江諸貴壽得曰欲右府親暱乎莫
若因羽柴氏直家聞之令彌適三木見秀吉秀吉喜
爲言之信長廼引見使者厚賞遣之使者遂發幣於
公卿庶尹彌往反京畿措辦其事周旋甚愜直家乃
寘彌于京師以爲覘人既而秀吉愛彌才召而祿之
彌好兵後從軍屢有功寵遇日熾是爲攝津守行長
大君畧駿取田中禾冬十月甲侯勝賴伐我濟大堰

河我師軍見附十一月甲師軍相良　大君及世子軍三社世子請戰　大君弗許勝頼欲戰高阪昌宣止之各罷歸是歳高阪死而長阪跡部益、亾忌憚勝頼之虐遂稔云大友氏伐日納伊東祐丘島津氏禦之戰于高城川大破之宗麟逃歸祐丘益不得志尋走周遂奔京師津侯村重部下有貪利潛糶於石山者江邏騎譏察以爲荒木氏通賊送糧報之江明智光秀以村重新附而名望出己上也百方構之右府信長未信及村重歸自播使人訊之村重大驚將往謝其下皆諫不聽輕裝抵山崎光秀馳書曰右府盛

藤次郎重次
太郎作清久
高山右近

怒難攖果來殃且弗測村重乃還決意而叛通藝及石山於是右府親將討之　大君使水野重次清久助之高山友祥以高槻中川清秀以茨木皆降乃分兵焚華隈兵庫津屠之播侯秀吉聞之潛自三木如師請親往說村重許之秀吉造伊丹開喩再三村重泣且謝曰辱吾子厚誼然事已至此烏得終完群下請殺秀吉曰是斷江一臂也村重弗聽曰渠重交契秉信義輕身以來殺之非夫且我成否奚係渠存亾迺厚禮遣之執手揮涙以別秀吉再使黑田孝高往村重捉而幽之以示絶秀吉乃反三木孝高不屈夷

然起臥一室村重亦不加害十二月信長合兵圍伊丹焚其郛而入四面螘附而登村重拒卻之水野重次死之江人或把槍乘墉後無繼城兵萃擊之其人投槍而坐曰我生不足惜但有老母鄉里貧困無佗兄弟我今日而死母明日而餒我欲以微功資麁糲不知無繼誤進至此冀免一死得以終養辭色悃愊衆相視而斂兵村重聞之曰孝子也予金使人送出諸門問其名居不告而去右府患力取勞師乃下令爲長圍列鄔堡斷其饟道令公子信孝及瀧川一益池田信輝蒲生氏鄉等分戍而還上杉景虎亟求援

于相氏政乞師于甲是月勝賴率兵二萬納景虎勝賴夫人景虎姊也上杉景勝懼因長阪長閑跡部勝資賂以上毛之田及金萬鈔曰事就請以國屬焉勝賴受賂而還氏政怒與甲絕薩之破豐師也肥筑震動諸城主往往與薩通肥前侯隆信帥師徇二筑至此粗定之是歲土侯元親率師入讚削平郡邑大桐侯香川信景有讚六郡與藝通元親曰是難以力爭乃行成請以次子爲其義嗣信景聽之信景尋老西讚悉屬長宗部氏

○七年己卯春正月甲侯出兵助上杉景勝相侯發兵

小一郎秀長秀吉異父弟後大和大納言、竹中半兵衛

救北河景勝與甲人夜襲北河陷之景虎自殺相師不及而罷景勝遂自立甲侯女以其妹羽柴氏圍三木周歲別所長治不屈二月十一日昧爽長治出兵二千襲擊秀吉與弟秀長邀擊大破之斬首八百獲其良三十人秀吉之出師竹中重治每從知莫不言任遇日盛於是嬰疾就醫京師數月而弗瘳因言我即不起寧殞身于行間乃力疾復詣尋死秀吉嘆惜撫其孤重門及得志封爲列侯任丹後守云初別所氏與荒木氏通自山路潛出兵築淡河丹生山置戍以爲兵庫華隈聲援於是秀吉夜乘風雨襲丹生一

彈正忠定範

加藤作內後遠江守、

鼓拔之淡河定範以其甲數百守淡河聞之曰羽柴必來乃布蒺藜樹鹿砦以待秀吉果使秀長率兵五百攻之不得輒傅定範預募民間牝馬得數十匹乃放之敵陣鼓譟隨之馬相駘藉陣亂大敗定範曰秀吉聞敗必以大衆來力屈而遁恥也遂悉兵入三木秀吉命加藤光泰絕三木餉道城中始窘藝侯輝元怒備貳也率師伐作備侯直家懼而乞救於播侯秀吉秀吉辭曰三木戎事未間姑蒺敵及國而後往藝師拔作五城守將皆奔備望風而潰者四城直家不敢出藝師徇備中而還三月甲侯伐我次國安遠

右衛門大夫秀治
主殿助宗長
美作守宗貞
遠江守秀尚

大君軍于虒冢甲人引去右府信長及世子信忠如津案視伊丹圍戒以持重留止累月遊多田箕面以示暇豫京師市人宗運事親至孝右府聞之召賜穀百石復之終其身是春土侯元親用師于豫久頓攻略夏四月七日公子秀忠生是爲台德大君甲人復來大君及世子信康軍于虒冢亦不戰而罷初秦秀治有丹屢抗江人右府連歲遣明智光秀伐之不克五月復遣光秀自東丹入羽柴秀長分三木軍入西丹共攻拔十餘城獲秦宗長宗貞等六月光秀遣人招秀治以母質之秀治乃與弟秀尚來見光秀伏甲禽之

檻送諸江右府磔殺之丹人聞之磔殺光秀母右府令光秀擊秦氏黨悉平之乃予丹治於龜山

逸史氏曰光秀餌母以邀功犬彘不食餘江侯乃易肅斧之誅以茅土之賞君臣之間唯利之視三綱斁矣九法淪矣悲夫世俗或設忠孝兩途之論實憒乎大經矣若夫王陵趙苞徐庶之流失得之議藉藉於士林然是其母皆誤墜敵手也從違之幾決於不得已之日與挾詐術故意寘母于死地甘蹈逆節者夐然異科光秀豺狼亾論已江侯之心將謂苟有功者雖犯五逆而我必賞之則爲其下者何所不至異日

肘腋之變是舉有啓之抑前日孝子宗運之褒與今日賊子光秀之賞何不相似之甚也葢鄉者好懿之良心觸發不可停而無私念以汨之今者先之以怒氣乘之以利心不暇自省故一人之身一時之事而邪正相反至於若此可勝歎哉易稱懲忿窒欲善矣夫

初夫人關口氏性妬悍挾媚道侍姬受寵者輒陰殺之或極其酷虐　大君廢之關口氏遜于勢世子信康私迎寘之岡崎世子性剛暴數殺戮無辜酒井忠次大窪忠世驟諫弗悛其配織田氏亦妬而無男又

失愛於關口氏關口氏短之世子於是寵益衰關口氏有疾與甲醫滅慶姦遂萌禍心欲行大事立世子勸之與甲通好共滅江以分其地令滅慶如甲請焉勝賴悅許之關口氏密爲其備恐世子弗從未發也秋七月侍女漏洩其謀於織田氏織田氏馳人告之江且狀世子十二罪曰世子雖未與逆謀然其人如此異日之變不可測也會酒井忠次聘焉右府信長延之按狀詢實忠次惡世子爲人媒蘖之忠次勲舊重臣而　大君姑夫信長信之益怒乃曰子歸謂子君事勢若茲不可不決意忠次經岡崎不入世子疑

有變不自安忠次還以告　大君愕曰信康不免矣世子傅平岩親吉在座進曰世子壯武無比今罪未暴白而遽正典刑君後必悔臣爲傅亾狀有死已請且幽世子以啓自新之路函臣首以謝江江怒或釋大君弗許八月三日　大君如岡崎命遷世子于大濵參五日世子造岡崎哀訴弗聽九日又遷之堀江遠十日幽之二股令大窪忠世鑒護廿九日關口氏伏誅江侯意未解九月十五日遣服部正成賜世子死時年二十一

逸史氏曰世子不爲無罪而死非其罪後人悼焉且

服部半藏

大君之屢遷徙世子也意覬人或竊奉以逃也然酒井大窪以下皆自愛而憚於世子之雄豪靡有能出力共憂者竟迫乎江威以至大故悲夫世傳　大君嘗觀教坊幸部萬滿仲者泫然流涕曰忠哉仲光殺子以免君之子今也亾夫左右皆泣忠次忠世在座汗泚頟刮席不敢仰視云噫嘻其愧怍若是乃當日自私之心昭昭不可揜焉人臣之職果何如也若平岩氏初能不負傅職欲殞首以脫世子反拱手於遷徙之日是亦可異者乎且不乎

先是浮田氏間藝師之罷入作復二城吉川元春馳

豐後守宗勝

伯耆守元續

山田出雲

治部少輔元長

民部大輔廣家初名經言、

赴之至則去矣乃退屯富田初羽衣石伯侯南條宗勝爲尼子氏所逐因毛利氏得復歸深德之從元春于師數有功臨死囑曰怠藝惠者非吾子孫及子元續艶織田氏日大密送款其宿臣山田直重固諍怒欲兵之直重奔藝元續乃盛修守備於是元春遣子元長廣家取羽衣石禾率師繼之戰於長瀨川大破之逐北燬其郛列寨置戍而還相之絶甲也使人來修好欲共圖甲且因我求成于江已而甲人數侵相相使者前後相望遂盟盟首曰每甲人出所不發師相犄角者江亦交載書江相始通也時甲侯伐相次

紀伊守之助

三左衞門輝政後播磨宰相、

沼津豆相侯次三島豆以禦之大君乃師師入駿甲侯舍相赴之我師取藤枝之禾還甲人不及而罷伊丹受圍日久外援不至糧食且竭荒木村重廼留將士守城與左右數騎宵出奔尼崎遂如華隈告急于藝藝人以道路梗塞不能援焉冬十月右府聞村重定遁馳如津命諸將鼓衆凌城十一月城陷黑田孝高復歸能勢三田等城皆降潰右府乃夷荒木氏男女長少死者六百七十人以津予池田信輝令信輝及其二子之助輝政圍華隈三木侯長治驟求救於藝藝辭以道梗乃發舟艦送粟藝人報三木約斫

大膳亮衛好

敵營乘其擾以納糧夜襲平田寨守將谷衛好死之長治率兵三千逆饟羽柴秀吉與長治大戰于大村長治將魚住源吾健鬬秀吉前軍卻堀尾茂助脇阪甚內競進擊之甚內斬源吾秀吉麾衆乘之長治族十人與其士百餘皆死淡河定範傷而退顧見有追者臥地佯死追至欲馘之定範猝起殪數人衆驚散定範笑曰我今實死乃自殺長治脫走入城秀吉移壘偪之已而城中窘罄宰馬而食自足利義昭之敗二條第久廢右府屢入京謙讓不肯館焉是歲命修之於是乎成廼獻之以爲青宮廿二日　皇太子誠

堀尾帶刀吉晴
脇阪中務少輔安治

仁具儀仗以徙初長宗部氏用師于豫自春涉冬轉戰輒克下十有餘城十二月國司西園寺氏請平河野通信等皆降附豫悉平

○八年庚辰春正月　大君陞從四位上羽柴氏益薄三木縱火城下分兵悉拔其屬城城兵餒不能鬬別所氏知不可爲請自殺以出其民秀吉許之十七日長治與其族殺弩放火自裁三木平秀吉遂入但攻竹田不克置戍而還右府以三木益中川清秀封（併食）十二萬石清秀令子秀政居之右府室秀政以其女初羽柴氏使浮田氏城于兒島（備前）以備藝直家併弟忠家

右衛門大夫秀政
七郎兵衛忠家

與太郎基家伊豫守元清隆景弟、

弥兵衛長政後彈正少弼、

基家守之於是毛利氏遣穗田元清攻之二月基家與元清戰敗死三月武田氏伐相次浮島原駿北條氏次三島各出舟師大戰海上殺傷相當　大君徇高天神命築長圍而還藝侯再遣隆景攻兒島浮田忠家告急于岡山備侯乞師于姫路播侯令淺野長政率舟師赴援隆景引還織田氏聞藝師荐出使明智光秀長岡藤孝救兒島不及而罷自一向賊據大阪歷十一年兵結不解　天皇憂之遣右大臣前久近衛大納言重通庭田如大阪諭致城弭兵江右府使楠友閑往光佐欲不奉　詔其徒固諫乃與江交載

駿河守氏秀

書夏四月光佐奔紀匿鷺森衆皆弭散留子光壽處分後事約以孟秋輸城羽柴氏率師入因攻鹿野下之山名豐邦女及其將士任子皆在城中收之而還吉川元春自富田赴救不及而罷五月　大君略駿取田中麥而還初甲侯入駿修持船故城使駿舊將朝比奈氏秀守於是氏秀追躡我師我師反擊大敗之右府信長上奏修雄德山八幡宮豐侯宗麟以筑前多畔屬肥前興師伐之與秋月種實等戰不得志而罷六月　大君攻高天神焚其郛芟其禾而還越前侯勝家時上杉氏無外志伐賀轉戰累旬至此悉

平之江右府乃使前田利家等徇能及越中長連龍
舉兵應之累戰有功利家卒定能光佐之遁也門徒
留者嗾光壽曰斯城天險以信長之威弗能陷者殆
乎一紀今胡必棄之信長殘忍譎詐而讎我已深晨
而出夕必禽亾爲也光壽乃修守備再募兵光佐使
止之曰是殃我也弗聽右府怒曰廢詔背盟罪不
容死乃發兵拔其屬城勝晷尼崎光壽懼謝罪請成
信長謂當收城而後徐圖之如拉枯耳乃許之秋七
月大君徇駿取田中小山之禾或諫曰水潦將降
大堰必溢勝賴聞君出必且疾來進退俱險請蚤收

師大君從之既濟果大雨河溢時甲侯出師在駿
聞警而馳至河不能濟而罷華隈食盡荒木村重潛
抵兵庫津舟奔藝居數歲祝髮自號道糞以茶事自
適及羽柴氏得志寘諸沙界更名道薰與湯沐邑于
菟原津善視之召其逋臣祿之云江右府發兵數萬
如大阪收城光壽輸石山及所在堡塢五十于江而
奔紀津悉平筑前守秀吉再率師徇但攻陷諸城山
名宗僊以出石降但平遂入因使謂鳥取曰如降舉
國封之不則悉砦殺所得任子大衆圍城屠戮不遺
山名豐邦欲降群下固諫曰尼子之難我反覆殊甚

而藝皆枉全之今復背其恩狗鼠將不食餘任子奚足顧豐邦心愧不得已辭使者秀吉乃合圍樹砦柱於城外悉縛其將士質長槍擬之以招城中皆不從秀吉怒命殺之極其慘酷又縛豐邦女擬之三日豐邦乃造軍門而降秀吉責其遲割因二郡與之盡收其將士邑遂徇國中而還鳥取將士皆怨具狀報藝豐邦益媿尋挈孥奔姬路一向之亂作間信盛屯大阪五歲貪利玩寇右府數其十餘罪逐之八月信盛奔紀後二年死于熊野右府召其子正勝祿之云水野信元之死信盛之讒也至是右府始知其寃乃使

藤十郎忠重後和泉守、
上野介廣門
三河守統種晩号紹運、
甚四郎尹松後甚右衛門、

其弟忠重襲舊封筑前秋月種實築紫廣門等與橋城主戸次道雪窟城主高橋紹運攻伐有年於是龍造寺隆信率兵救之與道雪紹運連戰敗之進圍橋使種實廣門圍窟道雪紹運告急于豐豐師不出二人乃行成即肥前隆信遂徇國中嚴屯戍而後還甲人之守高天神也大須賀康高在砦冢戰積歲屢有功而甲守益堅冬十月　大君攻高天神環塹柵置六砦而還意在必取城中乞援于甲副守横田尹松不以爲是獨獻書曰城斗入敵境未易救也遠餘勁敵江相方睦君若來遠人守險江人與相人犄角其

危弗可測矣臣受命守城死其分也君辱愛惜臣等城陷之日突圍挺歸亦非所難也願熟圖之甲侯得書會議僉曰尹松言是也甲侯乃曰坐視城陷示怯也遂率兵畧上毛右府以加能封府中侯利家十二月甲侯伐相入豆下戸倉

○

九年辛巳春正月　大君攻高天神織田氏遣刈谷侯忠重率尾人來助二月甲侯入豆相侯禦之於三島不戰而罷甲侯知高天神急亦不能救越後侯景勝遣兵畧越中賀人舉兵應之守護作間玄蕃擊走之山名豐邦之遜也其寄臣皆弗從求守于藝藝遣

大藏左衛門春重
式部少輔經宗
丹波守與行
大河內源三郎

牛尾春重如鳥取春重出畧近邑大創告歸鳥取請代於是使吉川經宗往又城丸山以爲之援三月高天神食竭守將岡部與行等夜突圍而出我師萃於是獲與行城兵殲焉横田尹松奮鬬獨得脫歸甲侯嘉其勇賞之辭曰棄城而還何勇之有小笠原長忠之以高天神降甲也監軍大河內政局獨弗從囚之石窟甲侯命喩降引以重利罵而不受甲侯怒錮窟戸歷八年竟不屈尹松偉其節善視之及城陷石川數正出之足痿不能興　大君嘉賞焉及長湫役力戰而死云江將佐佐成政擊定越中右府就封成政

左京大夫義定
式部少輔藤長

于越中丹後亂右府封細川藤孝于丹後密誡之誘丹後侯一邑義定殺之田邊丹後城主一邑藤長棄城降右府以播侯秀吉既定播但令大舉圖西土夏六月秀吉將兵六萬入因秋七月使美濃守秀長圍丸山自圍鳥取數重右府發兵一萬助之備侯直家遣兵八千會之穴山信良言於甲侯曰遠日彊江相修好三國必來都城惡請遷于薤崎甲侯曰善是月大城薤崎而遷焉名曰新府

逸史氏曰昔者楚令尹子常城郢以備吳沈尹戌譏之曰諸侯守在四隣諸侯卑守在四境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亾乎善哉言矣子也爲甲亦云

初仁木氏有伊賀其下作亂滅之分其封己卯之歲右府遣公子信雄伐伊大敗八月右府以西事有間圖再舉伊人聞之而懼來請降　大君弗納曰我暨江睦不可私受不如速即江之無後患也國人弗聽遂修守禦九月信雄帥師伐伊和侯順慶以其甲從焉分七道而入拔十餘城伊悉平右府以封信雄分一郡封信包自足利氏之亾織田氏日大朝廷倚賴焉至此身躡台鼎并國二十大君地望既具而慨然

上野介信包、信長弟

有大志特以威令未被西東爲憂不以徒踵足利氏虛號爲榮朝廷亦揣其意未錫命也烏取已困數告急于藝藝以豐備伺隙南條未平而四境多戍也召募歷月初藝侯使元春隆景分轄山陰山陽元春乃曰因在我管內不可不先往遂以其甲六千入伯以竢後軍冬十月輝元與隆景率師抵富田烏取糧盡人相食吉川經宗與丸山守將及烏取舊臣自殺以出其民元春抵馬山聞之乃留而舍秀吉進入伯助南條氏軍于鵠山與馬山相持元春命撤歸路舟梁以死自矢時北地雪已深秀吉曰天寒敵勍未可冀也十一月班師徇因定之而還藝師亦罷十二月右府運粟二萬石于吉良使來告曰明年將有事于甲是冬武田上杉有違言舉兵相伐先是島津龍造寺爭肥後戰鬬累月而不決於是行成分地以鷹背河爲境界而罷是歲大窪忠俊卒

○八郎秀家後中納言左兵衛督

十年壬午春正月備侯直家卒播侯秀吉爲請於江令其幼子秀家襲封秀吉撫之甚厚右府信長奏修伊勢內外大宮初　天武天皇詔每二十年改造兩大宮行遷宮儀著爲永式後世喪亂相尋　王室衰絀兩宮頹圮典故不舉者數百年於是信長新之

悉復舊制藝使駿河守元春畧因元春欲攻鳥取以兵寡單不敢進鳥取守將報警於播會右府命播用師于淡及備中秀吉使謂鳥取曰第固守毋出我有事於山陽元春當捨山陰而來因必亾患遂率師入淡初甲侯信玄與福島信侯木會義昌交兵多年及其併信也義昌行成信玄妻以女及勝頼立屢加繇役比年滋甚民不堪命義昌遂貳乃密送款於江曰君倘有事于甲願爲前驅信長疑其詐謀求任子義昌卽奉命信長悅遂戒師期信人或因阿部忠高告變于甲甲侯勝頼怒將出兵忠高曰福島絶險不可

伊豫守義昌後左馬頭、

阿部加賀

仁科五郎信盛、又薩摩守、勝頼弟、

力取臣請往關說緩其反計君潛兵掩之則一舉可禽也勝頼弗聽遣信豐信盛將兵五千急擊之冒雪躡嶮手足龜傷廿八日義昌大破甲師于華表嶺二月勝頼帥步騎二萬次于諏訪右府信長大舉伐甲世子信忠以兵五萬爲先鋒從岐蘇入大君以兵三萬五千從駿相約夾擊信長以兵七萬繼之相侯氏政以兵三萬次境上爲其聲援勝頼聞之令諸將分守險要瀧澤尤嶮下條信氏守之江人患之六日信氏部將叛迎江前驅川尻鎮吉信氏乃遁十四日松尾信城主小笠原信嶺以城降江飯田小山並信

下條伊豆

川尻與兵衛、後肥前守、

掃部介信嶺

城織部
小山田昌行
眞田昌幸

聞之皆潰十六日木曾義昌再破甲前軍于華表嶺獻捷於江師世子信忠分兵助之軍桔梗原信甲侯尚在諏訪日會諸將議戰守左馬頭信豐稱病不會衆心益搖城昌茂曰需事之賊也願假臣兵五千俾小山眞田等繼之出奇馳突一舉可克也長阪長閑迹部勝資弗聽曰乳臭兒何知阿部忠高曰臣諜得其情江師雖衆而陣營散布我專而敵分且其先鋒深入不諳地理乘夜迫之可逞矣長閑大炊復沮之議竟不決將士解體大君入駿次牧野廿日分兵攻田中奪其郭守將依田信蕃尚堅拒是日信忠抵

飯田前驅鎮吉轉鬬采入武田信綱守大島信衆驚而潰廿二日我師破駿駿人于遠目遠目鞠子並駿皆潰廿三日進攻持船穴山信良甲侯姉夫以勲舊威望尤重初勝賴將以女妻其子既聘而左馬頭信豐欲爲其子取之賂長阪跡部二人言於勝賴曰公子與梅雪氏之子本命不協女遂適信豐子信良大恚見國日蹙遂貳是役也出守江尻駿大君遣長阪茶理說降之留七日而聽命潛謁大君還其邑下山廿七日持船久能皆潰江世子信忠移軍于飯島信分徇國中信人苦虐政日久及江師至士民爭先降

小山田備中

上野介信龍
左衛門太夫信光

附甲人在諏訪者聞之逃亾相繼廿八日甲侯退入新府　大君至江尻使人如田中說降依田信蕃弗聽曰身在圍城之中外間虛實不能知矣　大君乃令穴山梅雪以書喻三月朔信蕃致城而去　大君招之辭曰國事危急豈暇爲私計是日江師圍甲公子信盛于高遠信信盛及小山田昌辰等防禦甚力信忠鼓衆乘城前後夾攻城遂陷信盛以下皆自殺　二日駿府守護武田信龍及信光棄城遁　大君入駿府信忠抵諏訪縱火所在高島滨志比企並信皆下敗問日達新府士卒益亾而土功未完勝賴驚怖與

太郎信勝

左兵衛尉義國一作信茂

安房守昌幸

內藤修理正昌豊
按正恐訛修理職無正今姑沿舊文

諸將議避鋭適子信勝自奮曰甲之建國傳世廿八歷年四百今衆畔親離我祿盡矣辟將何之當枕城而死以殉宗祏已勝賴嘿然小山田義國有異圖欲賣君以爲功進曰臣采都留郡甲險足以守請奉而歸眞田昌幸曰臣邑阿嬬上毛四塞之地粟支數年且左典厩在小室內藤匠作在箕輪以藩屏焉君幸一莅臣以死護衞徐圖恢復勝賴然之令昌幸先往信豊及內藤昌豊皆歸長阪跡部言於勝賴曰義國宿臣昌幸羈屬不如適都留義國亦曰阿嬬在上毛越國而奔恥也勝賴曰善厚賚義國遣之三日勝賴鎖

源三郎勝長
武藏守長可

反人拏於城縱火爇之挈家趣都留兵僅五百次于鶴瀨甲峡義國報五日右府信長發安土六日傳仁科信盛首途梟之七日信忠入古府甲舊都城收武田氏宗族諸臣悉殺之遂遣織田勝長森長可等徇上毛分使者招納甲駿降者相望大君長驅入甲九日抵萬澤綏撫降附明布恩信軍令嚴肅秋毫亾所犯甲人大悅沿道望風歸款遂令穴山信良爲鄉導從市川入甲侯駐鶴瀨七日義國不來迎使人視則鎖關發銃長閑勝資聞之先亾衆遂潰留者近臣宿將四十餘人天目山險而有巨刹欲據之十日抵山下

內膳友信小宮山一作小見山

土谷摠藏
秋山紀伊

伊豆伊右衞門

發三使先上初小宮山友信疾長阪跡部姦也驟諫又與嬖人小山田將監有郄竟以讒廢至是單騎訪求及之因土谷昌恒秋山光次請從勝頼許之乃顧問二子曰長閑安在曰昨道亾大炊何若曰亦亾將監何若曰亾既十日友信曰咄君信邪黜正久矣知有今日與二子相持泣勝頼俛而謝十一日三使與山僧共叛拒勝頼土寇亦競起或告之江師信忠令瀧川左近率兵蹙之勝頼見事急令左右殺夫人北條氏及諸姬衆皆飢困世子信勝與四十餘人俱勉鬬而死伊豆長光者斫甲侯勝頼殪之獲其首年三十七

甲亾。

逸史氏曰。甲之事可勝嘆哉。甲之事可勝嘆哉。當初信玄以悖逆得國。神人所共棄。特以長武事併吞四隣。衆力勝天乎一時。以勝賴之昏愚。從幼所狃。莫匪亂賊劫奪之事。是以淑慝亾辨。凶器弗戢。竟以至身膏鋒鏑。覆宗絶嗣。宜矣。世以成敗論人。亾國之罪特責諸勝賴。而不知其既隲於信玄。簒國吞隣。威震一世之時也。乃徒爲信玄惜後嗣。不肖抑末矣。有國者固當戒於勝賴。而尤當鑒於信玄焉爾。

信長聞捷。大悅曰。旗鼓三旬。而覆巢穴。取鯨鯢。世子之勲偉矣。十四日進抵波合。信忠函勝賴元以獻。右府啓函。罵曰。若狂悖不量力。自速覆亾。爭衡之志。今日何如。令傳之我陣。大君愀然下胡牀。迎揖曰。公恃血氣之勇。良可惜矣。十六日小室人斬信豐降江。右府梟勝賴以下首于京師。

逸史氏曰。言不可不慎也。江右府之驕盈。我大君之敦厚。動乎中。而發乎外。一言之下。神人從違決矣。昔者劉項微時。縱觀秦皇之嘆。均是乖涎。富有之言耳。然議者猶謂興亾氣象自別。況又其言之天淵若此者乎。

一條右衛門大夫信就左衛門大夫信光並勝頼祖叔父、
逍遥軒信綱上野介信龍並勝頼叔父、
葛山十郎義久、一作三郎信貞、勝頼弟、
三枝土佐
岡部次郎右衛門
渡邊囚獄

大君執武田信就誅之右府收武田信光信綱信龍義久及長阪長閑跡部勝資小山田義國等姦臣數十人悉誅之遂大行殺戮甲親姻名族殆盡又下令曰甲國士臣雖以義勇顯者亦必隨得處斬列侯守牧勿得收錄甲人失望屏息　大君痛念之竊訪其遺臣依田信蕃三枝虎吉岡部正綱渡邊守等掩匿免之國人倚賴焉廿日　大君會右府于諏訪右府謝曰長篠之役甲良殲焉今日成功之易君貺多矣見與平信昌曰亦子之力也右府封穴山信良以巨摩甲一郡令附庸於我廿三日以駿歸我　大君曰故侯氏眞以一旅從請割半與之信長弗聽曰下駿皆君之力今而有之誰言不宜氏眞天之所廢不可興也遂論功定封以上毛及信濃二郡予瀧川一益管領關東曰女所不逮咨諸德川氏以甲予川尻鎮吉錄森可成舊勲予武藏守長可以信四郡食十萬石予蘭丸長定以岩村食五萬石餘皆有差武田氏統下諸城主眞田昌幸等往往復舊邑惠林寺爲武田氏塋域勝頼之遁也欲權托之寺僧鎖門不內及其死亦不收視已而匿諸亾人信忠聞而憎之夏四月三日圍而熱之寺中百餘人皆焚死棟宇盡燼右府

信長令列侯諸將罷歸親率麾下觀富士嶽　大君命修道里具舟梁飾館傳十三日　大君至自師十六日邀右府饗之右府大悅致吉良粟二萬石於我曰孤貯之以備東征今甲既滅無復東顧之憂實係君貺請以此助將士之賞乃還先是越中訛言江師伐甲大敗土寇遂起爭殺長吏所在綦峙上杉氏出兵助之柴田前田作間等分兵討之累旬而不能定筑前守秀吉用師於淡數旬平之而還於是大舉入備中降宮地城令浮田氏軍攻冠山下之其衆走喬松秀吉進圍喬松灌之次龍王山藝侯輝元親將逆

之次不動山兩川皆從焉秀吉分兵二萬備之益築堤坊逼城城中結櫓而坐懸釜而炊兩川數出挑戰羽柴堅壁不應五月九日　大君如江穴山信良從焉右府命拓途繕橋增郵置設亭舍使沿路城主館主縣次供億令丹侯光秀爲司饗光秀乃帳湖畔發使于京畿市珍羞購器玩供具甚盛信長待　大君以匹敵一日享之於城中高雲閣親饋焉命信良及酒井忠次石川康通以下重臣御食令幸部梅部萬焉窮驩而罷時兵革日久邦君周旋絕無國容故一時傳爲盛事信長謂　大君曰京畿方無事盍輕裝

遊觀焉孤亦尋往廿一日　大君如京師信良亦從上毛侯一益遣兵伐越後廿三日戰于三國嶺大敗越後侯景勝救越中與越前賀能師連戰不決播侯既與藝侯相持乃馳書報江曰毛利氏親來機會不可失請遄出援兵廿五日右府得書悅曰是天所與我親往一舉可取西陲從茲無事乃下令曰畿甸侯伯亟就國會甲于備遂命丹侯光秀爲先鋒促期發遣光秀怒曰享禮未竣又命遠役飜覆胡至此乃悉投珍羞器玩於湖馳還龜山初右府殘忍好殺遇諸臣無禮數以非理虐光秀等嘗置酒高會醉掖光秀

七兵衛信澄、信長弟、信行之子、

明智左馬介光春齋藤內藏助利三

捂其顱作鼓節光秀怨望日久於是決意於反先是右府使公子信孝及織田信澄丹羽長秀伐海南四國次大阪廿八日　大君如大阪信孝饗之廿九日遂如界府是日右府以小隊如京師館于本能寺世子信忠亦從焉館于妙覺寺六月朔日明智光秀窘會其爪牙光春利三等數人曰我有大事卿等能爲我死耶若不見從速斷我頭僉愕眙相視曰唯命是從光秀曰我主公屢欲殺我今事已迫不可不先遂與之盟夜發師令曰須先入京師獻軍容而後西師濟桂川光秀揚策號曰讎在本能寺力者有重賞衆

金森義入
坊丸長隆中丸長氏中一作力並蘭丸弟

始知其反二日昧爽圍本能寺鼓譟而入右府驚興罵曰豎子敢爾親射殪數人弦絶執戈奮擊而傷左右厪百餘人皆血戰矢代勝介伴正林死于庭金森長則森蘭丸坊丸中丸死于堂高橋寅松死于厨右府信長縱火自殺年四十九遜史氏曰鳴虖織田氏以回山倒海之勢頓受制於螻蟻亦其驕暴自速也已爭奪之世豺狼其心者不特一光秀則復誰咎乎有國者足取鑒戒矣然世睹其不令終往往詬之不容口焉至於其有功乎名教者則槩乎不錄抑亦頗矣夫足利氏之季　王室極

其衰織田氏定覇於其際威振中原既不蹶有挾而能不忘所尊以攻伐倥偬支費廣濶之日營宮禁辨供御修缺舉廢慶覃搢紳比諸木曾北條悖逆滔天者薫蕕相反矣且其不眩乎異端邪妄之說不爲無所見乃燔叡山屠長島擠大阪殺其凶焰以惠後世假之數年以就其志乎則彼誣惑之尤者或幾乎熄惜夫予故不欲以其涼德而沒其偉迹也

世子信忠聞變馳赴本能寺則煙既起所司村井貞勝又迎訃於馬首乃反妙覺寺寺庳淺无備而隣于二條第貞勝乃奉　皇太子送諸禁内信忠乃徙焉

德善院玄以後民部卿法印

命士衆鎖門登陴衆僉曰徒死無爲請遄歸國舉兵討賊信忠弗聽曰逆謀至此烏不斷我走路之有乃命前田玄以曰汝還岐阜取我兒奔清洲賊軍至貞勝及士衆格鬬皆死信忠縱火自殺年二十六

遜史氏曰信忠見父死倉猝之際決計於一死其志則可然光秀不共戴天之仇碎其首剉其骨汙瀦其室然後罔極之報可以少伸焉當時信忠明知父死矣抑情忍詢完躬脫阨而出復讎之師則逆賊可不旋踵而殄滅即走路已絕萬方不可出而後以身殉之未晚也或至痛迫切方寸既亂不能待報於異日

美濃守景隆

茶屋四郎二郎

乎則赴變之時直冒其陳貫穿衝突唯賊之求身嬰鋒鏑而後已可以冀萬一彼此俱失束手徯夷滅焉祇足令賊逞凶逆實死之徒者君子不予也矣

光秀欲入安土即日率兵馳抵瀨田使人招城主山岡景隆景隆斬使者燒湖橋避威山中光秀退次阪基

大君在界府是日遣本多忠勝使本能寺至牧方河内會京師大賈茶屋晴延單馬馳赴于界府忠勝與之反未至大君既聞變乃奮然曰江師南征者未解纜我且進據飯盛山合兵以誅逆賊投袂而起途與忠勝遇忠勝諫曰衆寡不敵且賊方得志未易

十市玄蕃

對馬守景佐
備前守景友晩号
道阿弥
佐渡守正信

當也宜歸國以圖後舉酒井忠次石川數正皆曰忠勝言是也賊必樫大路當從間道馳　大君從之行募鄉導潛甲兼行晴延散金助之和人十市遠光選壯士以從穴山信良性猜忌見　大君當厄意不自安至普賢谷城告別便道奔甲途爲岫寇所殺初信良以甲貴戚賣國自利至是世快之信良子信治尚弱尋死無後　大君收其封而祿其士三日　大君抵黄津城奪二舶而濟忠勝以矟鎗撞破其舶以絶後山岡景隆及弟景佐景友迎于蒐道遂護送焉初參國一向賊之平悉逐怙終本多正信在逐中葬京師爲松永久秀門客久秀謂人曰我閲士多矣壯武勇邁不乏其人唯夫夫匪剛匪柔年雖尚少品格已高異日必成非常之器已而三好松永作難京師益亂正信轉客賀越十年所北地一向賊起正信爲之謀主及賊衰敗復屏迹浮遊始有所悔悟心懷歸思大君亦宥其舊罪召之正信聞　大君西遊直抵大津會有明智之變間行至蒐道迎謁正信頗諳京畿地理乃與景隆等揣險夷議間道又與茶戸上林募土人擁衛織田信孝等之受南討命也右府信長密囑曰孤聞光佐挈室在鷺森禍未艾也汝其淹不意

盡禽殺之以拔本塞原信孝因進次岸和田泉聲言治舟艦以趣南海光佐聞之心懷疑懼竊集其徒以設守備既而信孝信澄丹羽長秀合衆入紀急圍鷺森其徒死戰不支光佐引刀且自殺會京師凶問至信孝等遽撤圍士衆駭奔光佐得不死次年移貝冢泉求媚於羽柴氏得還大阪尋權置一寺於天馬鄉及羽柴氏大興寖得志創巨刹于京師淳風坊以爲本願寺其法復熾云右府信長之如京也使季子勝長爲留守蒲生賢秀副之及聞變城中震駭賢秀晏然不動顧議死守以義激勵士衆及夜闔境傳呼寇

淳風坊今六條街

岐阜中納言秀信

至留守諸將護衛侯伯逃者相踵衆乃勸賢秀奉夫人氏避鋭於日野蒲生氏邑賢秀知不可爲令其子氏鄉以輿馬來迎諸姬或請收幣焚城賢秀曰乘亂營私人其謂我何土木先君所竭心我不忍燬就賊一旦据此豈能久有乎乃一無所取置守者而去前田玄以返岐阜奉信忠孤秀信奔清洲光秀修湖橋入安土悉收金帛頒賞其黨朝廷憚光秀威虐　詔使使者如安土慰藉之光秀傲然以大君自居日扇動黨類而應者市井无賴亾命姦兇已列侯右族一無至者細川忠興其女婿也使人招之忠興怒逐使者召

清水長左衛門

筒井順慶亦弗聽賢秀據日野移檄四境嚴爲守備光秀始懼乃如京師行覲禮又欲收人心悉蠲輦下戶稅復如安土柴田佐佐等與上杉氏相持于越中有日會森長可侵越後景勝回兵自救越前兵進陷魚津越中既而聞京師變皆棄壁而還播侯秀吉灌喬松累月城中困蹶守將清水宗治自殺出其民藝師旁觀不能救藝侯輝元聞江師大舉且至也懼行成秀吉許之盟有期而京師凶問至秀吉故不動徐出巡師翌日藝侯遣人請詰旦結盟送質秀吉報曰當竢明日而議藝侯恐和議敗不自安五日黎明復往趣期秀吉見使者詳告以京師變且曰事勢若茲上國必亂子且馳還誅賊靖難子君尚能成歟若乘釁則亟戒旗鼓子亦努力從事子熟計而後來使者反命輝元大喜曰機不可失也乃與諸將議戰左衛門隆景進曰秀吉不可敵也彼聞變既信宿臣伺其陣部伍整肅若平日事既至此而和議適成彼宜祕喪速盟而去然而連卻我使暴白大事無所隱諱晏然觀我去就何其壯也我如承敝彼在久地我在散地捷未可必而彼讎我必深矣光秀狂豎織田諸子豚犬瀧川柴田諸人皆無霸材而獨秀吉才雄望隆是

越前守廣俊

藤四郎秀包、後久留目侍從、藝侯季父、

天或啓之今視厄不渝彼必德我宜雌伏遵約且遣大臣吊喪分兵助以討賊彼倘得志我高枕有西土此十全之策輝元曰善乃令福原廣俊吊且請結盟佐役毛利秀包出質秀吉乃與輝元盟乞騎一隊旌旗三十弓銃各五百而發七日　大君至自界府道上寇盜充斥將士致身捍禦沿路豪族嚮威信者往往出兵衛送故危而達焉即日下令徵兵討光秀大君知本多正信可用復其祿秩善待之正信機警聰敏達權變雖性忌刻有崖岸而能以國家爲己任竭力彌綸自後寵遇日渥每侍帷幄參機密竟以智

謀居開國功臣之列云織田信孝信澄丹羽長秀退自紀次大阪衆益潰亂信澄光秀女壻也光秀招之信澄畔據大阪子城信孝長秀擊斬之光秀欲攻日野先是蒲生賢秀求援於伊侯信雄信雄心猜賢秀賢秀乃送任子九日信雄出師次椎山江爲日野聲援光秀不能發會伊人作亂信雄亦不能前十一日播侯秀吉將衆四萬至尼崎使人報大阪信孝大悅與丹羽長秀池田信輝往會之初細川忠興中川清秀等同光秀受西討命皆已就封治兵於是亦以其甲從焉光秀聞之以兵萬五千西上次洞嶺城十二

久太郎秀政、後左衞門督、茂助占晴、後帶刀、

擊横見于六韜、

日秀吉軍山崎城光秀度分兵上天王山臨陣叢射不足敗耳十三日昧爽令偏將率步騎七百弓銃手三百往秀吉謂掘秀政掘尾吉晴曰賊脫據天王山非吾利也二子其往吉晴爲人勇決令其部下曰皆疾騁乃揚策而前騎能屬者十五弓銃手二十至山腹則賊既先吉晴從後蹙之弓銃無虛發賊弓銃在前不能拒後騎與秀政軍亦皆至縱擊殲之秀吉遂與賊戰于山崎高山友祥爲先鋒中川清秀池田信輝張左右翼鼓噪健鬬大破之賊偏師冒信孝陣殊死戰信孝挫衄清秀麾衆擊横賊遂敗走信孝把清

十兵衞光慶

秀手而謝秀吉自輿中呼曰瀨兵勞矣清秀作色曰筑州驕傲其覬覦既形賊率餘衆走保青龍城衆潰光秀惶怖將奔阪基夜與左右數騎過小栗栖城上窓遮道築以竹槍洞腋而死十四日秀吉次三井寺或獻光秀首秀吉大悅梟之本能寺四方捕斬餘黨來獻者蝟集秀吉遣兵攻龜山拔之光秀子光慶伏誅使掘秀政率兵赴安土明智光春爲留守聞光秀大敗縱火焚城悉衆赴援秀政遇之於大津擊破之初光秀寘孥于阪基光春乃入保焉其下皆散亾光春殺孥縱火自殺秀吉又捕齋藤利三磔殺之賊悉

淡路守長之小法師高次後從

平光秀自舉事十有三日而滅世謔爲旬三公方秀吉收瘞本能寺遺骨遂如清洲謁孺子秀信

遜史氏曰光秀狂謀祇足以刱羽柴氏之業矣自古亂臣賊子幾何不爲英雄驅除秀吉重義赴難之志始酬而取威定霸之勢既成豈非織田氏無人哉信雄聞變數日而後出師厪踰境而罷枕干之義奚若信孝悅秀吉之至往會其師此以公子從家臣也其並不足有爲也可見矣

初秀吉爲長濱城主徙封于播未移家及變山本江城主阿閉長之與京極高次謀將取長濱以應光秀

三位宰相兼若狹守

室家懼竄于膽吹山中長之悉收其貲於是長之出亾見殺播侯夷其族高次降越前侯柴田勝家入討光秀十六日至柳瀨江聞光秀伏誅遂如清洲十七日大君帥兵至熱田得羽柴氏捷報乃班師召當阨日護衛出力者祿之關東管領瀧川一益將討光秀料北條氏負約擣虛使人請戰相人果出師一益會統下侯伯兵及相師戰于鮑川上毛不利乃收兵盡返侯伯質率兵西上聞賊平遂如清洲於是毛武諸侯皆即相一益乃還其邑長島河尻鎭吉之受封于甲也恃勇酷暴民不聊生及聞變吏卒奔散國人將

本多百介

諏訪安藝守頼忠
小笠原喜三郎貞慶長時子、
村上源五國清義清子、

作亂　大君遣本多信俊如甲佐鎮吉鎮撫之國人畏憚不發乃騰浮言曰使者欲襲殺鎮吉鎮吉饗信俊醉而斬之國人因以爲號圍鎮吉殺之甲大亂大君使酒井忠次大須賀康高岡部正綱等徇甲本多正信諭依田信蕃招納武田氏遺臣横田尹松等降附者千餘人森長可入越後屢與上杉氏戰及聞變收兵西上信人諏訪小笠原村上等其先皆爲武田氏所滅於是各乘釁擧兵信大亂越侯景勝出師爲之應援因欲併甲信相侯氏政亦使世子氏直將兵五萬軍于境上以爭之　大君乃遣大窪忠世石川康通本多廣孝帥師如甲諏訪頼忠小笠原信嶺降皆與其故邑能人作亂前田氏擊平之若人武田元次作亂入江昭佐和山丹羽氏邑丹羽長秀自清洲馳歸擊之月餘平之織田信雄反師討封內土寇至此亦平之秋七月　大君帥師入甲民爭供芻糧國中降附者相望　大君竭意綏接威信大行遣諸將分伐信信人亦多降　大君頓軍古府分兵守諸險以備相人上杉景勝至貝津信北條氏直進次于佐久信初信人高阪源吾眞田昌幸應景勝既而送款氏直曰師若來景勝必出源吾縱火爲應昌幸衝其中

孫八郎元次若國
故侯大膳大夫義
統子、

藤十郎勝成、後日向守、

堅大師繼之可逞也氏直喜許之昌幸拔營如相師景勝諜知其情又搜得昌幸報源吾書乃執源吾併其孥磔殺之二十八日氏直使昌幸爲前鋒濟筑摩川待應景勝進兵使人送源吾首且請戰氏直懼而退遂欲圖甲轉次平澤信軍中浮言越人與遠通氏直乃遣昌幸還尼洲眞田氏邑備景勝八月我諸將徇信者聞相大兵至退會乙骨信遂引還相人追尾畏其部伍嚴整不敢迫氏直進陣若巫甲欲攻新府八日大君設伏自將騎數百軍于淺生原信相人懼不出十日大君移軍于新府使烏居元忠水野勝成等

左衛門佐氏忠

美濃守氏規、氏政弟、

二叔、信雄信孝也、

守古府相侯氏政遣弟氏忠將兵三千與氏直夾擊新府十二日氏忠入甲次市川元忠等聞之率兵二千襲擊大敗之氏忠單騎遁追北斬首三百　大君命梟之新府之郊氏直軍未知敗見之褫氣松平康親守三枚橋豆與韮山豆城主北條氏規戰於黃脊川豆大破之氏規又攻戸倉復擊卻之氏規復進本多重次時守江尻駿邀擊破之氏直築砦于豆生田甲　大君親往令輕兵挑之相人出我師縱擊破之羽柴秀吉與柴田勝家丹羽長秀池田信輝議立秀信爲城安土使二叔輔焉四臣秉政各以其人爲京

師所司設期夏番以江田三十萬石供秀信餘悉分
有之曰嵈孺子長還之信雄取尾信孝取濃勝家取
江之長濱長秀取滋賀高島信輝取津之大阪尼崎
兵庫其餘有差長濱羽柴氏邑勝家有兼并之志以
其當南出之衝迫奪之秀吉不能爭先是播侯以兵
力定但因二國及伯備數郡及變自歸其有乃以地
大獨辭不受分衆因使備侯秀家丹後侯藤孝爲其
統屬於是羽柴氏威望益隆三氏憚之無幾辭所司
輪職云及秀吉得志徙秀信封于岐阜食田依舊無
所還附臣僚視之秀信亦夷然奉命無復遠志識者

鄙之丹侯藤孝深悼織田氏非命尋告老自號玄旨
又號幽齋越中守忠興代侯土侯元親大舉入阿與
細川三好二氏戰于中富川香宗部親泰先濟獲二
氏士數十元親將麾下直突三好存保中堅大破之
進圍存保于勝瑞九月　大君令依田信蕃招眞田
昌幸降之乃令二人陳于碓氷嶺信絶相糧道信人
保科正直初應北條氏質拏相侯使之守高遠於是
以城來降拔箕輪以獻遂招諭數城下之相侯怒殺
其拏後　大君以妹妻正直羽衣石侯元續城守有
日時出與敵寨交兵輒北毛利氏知其畏懦無能爲

也不甚爲意元續及聞織田氏變大懼於是國人訛言京師有亂羽柴氏死之元續不知所爲會城中有反者縱火引敵元續與左右數騎奔播遂如京師見羽柴氏告故求哀秀吉曰子也唯我之仰我當喻藝俾子復歸慰藉遣之已而笑謂左右曰是亾佗矣吉川知渠怯弱故造蜚語以悞之不血刃而收功也元春之智元續之愚皆可謂無雙乃告元春復之長宗部氏克勝瑞三好存保走巓土師遂徇諸城皆下之細川三好二氏不死者皆出亾阿悉平先是朝廷嘉羽柴氏討賊肅清京畿　詔敘從四位下任右近衛

中將秀吉固辭不拜冬十月　詔敘從五位上任左近衛少將秀吉收故右府信長燼骨葬之行儀于大德寺諸公子舊臣無有至者秀吉自爲喪主召僧設大會資給甚厚　詔贈信長從一位太政大臣秀吉遂營于寶寺城土侯之入阿也分兵入東巓圍三好隼人佐于十河接戰累旬於是元親自阿往益攻之以城險天漸寒置塞留戍徇郡邑而還相世子氏直屢戰不利相持日久食且竭相侯乃使氏規行成請盡輸田之在甲信者以代上毛之田且求昏　大君皆許之令諸將分徇甲信撫順伐逆旬月畧定唯川

伊豫守通朝
内膳正行廣

中島四郡上杉氏割而有之十一月朔相師罷歸繕
砦於平澤　大君怒使讓之曰我欲席卷取上毛聽
服而止今既和而築是意在戰也我必往遂命諸將
布陣逼之相人懼且謝撤砦而去織田信雄信孝皆
庶出生同年月平素不相下卒爭權有釁柴田勝家
自恃宿望疾羽柴氏猝出其右日積猜忌信孝與柴
田佐佐二氏通謀欲除信雄秀吉而瀧川一益及稻
葉通朝氏家行廣等附之信孝歸濃勝家歸越前約
伺間同發事覺羽柴氏言於公子信雄曰北地雪深
越人未能動請疾伐濃信雄曰善秀吉乃將兵五萬

圍岐阜通朝行廣出降信孝懼求成若侯長秀爲居
間勸信孝質其生母秀吉乃收軍反乎寶寺
遜史氏曰嗚虖二叔資父兄之餘業各有大國若能
協心戮力內撫遺民外懷舊藩誰敢侮者乃以小鬬
卒惹奇禍甘蹈袁紹諸子之覆轍而弗識也悲夫小
早川氏知人之鑒夙目以豚犬洵不誣矣
柴田氏以積雪不可出將與丹羽氏連和令之先發
長秀弗聽益右羽柴氏勝家乃欲紿事使人如寶寺
請修好羽柴氏許之厚禮遣歸勝家喜曰秀吉墮我
術中兵備遂懈秀吉謂左右曰老革誑我以誒春暄

伊賀守勝豊
玄蕃允盛政
石卷隼人

我故溫言待之渠必曰得計今且一出使渠寒心乃帥兵抵長濱初勝家以侄勝豊爲假子既而寵甥作間盛政黜勝豊於是勝豊守長濱羽柴氏使人諭之勝豊以城降越人南出之路絶十二月相侯使石卷康昌來爲世子氏直納幣　大君解嚴次古府柴田氏欲倚我以爲重以重幣賀定甲信　大君務除武田氏苛政餘且多沿舊法曰民安故常遽擾之弗祥也但有一事不可不疾革乃急布寛租之令民皆歌之又召甲信新附之士厚加勞問令之誓連署於載書者八百人遂論功頒賞悉予故邑復祿秩令平岩親吉鎭甲大窪忠世鎭信爲武田氏建佛寺給田選其遺臣爲僧者守之親吉忠世皆武而循良爲政公平國人畏而愛之二十一日　大君至自甲是歲羽柴氏封仙石秀久于淡治于須本初淡之平江右府東伐未定其守尋有明智之難中原益多事秀久從軍屢有功故羽柴氏議定其封云薩肥和破島津氏遣弟義弘與龍造寺氏爭肥後肥後復亂

越前守秀久
兵庫頭義弘

遜史卷之四

逆臣傳　巻之四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5584